

情网·贼网·关系网

季庚新著



QINGWANG ZHEIWANG GWANXIWA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情网·贼网·关系网

季庚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沈阳

情网·贼网·关系网

Qingwang Zei wang Guanxi wang

季庚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0,000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 1/2 插页: 2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责任编辑: 王小铁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晓敏 阿欢

ISBN 7-5313-0545-3/I · 512 定价: 4.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经济犯罪的破案小说。为什么一个堂堂国营貂皮制品厂竟债筑高墙、贼起四方，最后沦于倒闭的下场？为什么这样一个败家的单位竟长期戴着“明星企业”的桂冠？为什么五毒俱全的厂长一直是上边某些领导的大红人？面对如此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大染缸，独具慧眼的公安干警文铎带领同志们暗察访、巧周旋，步步紧逼、环环入扣、刀刀见血地剥开了魔鬼的画皮。原来，厂长柳絮海把貂皮的昂贵商品价值变成了他巧织关系网、广结贼网、精编情网的金针、银线、妙手……作品令人发指地向人们敲响了警世钟，在目前企业改革开放的长青树上，确有一批蛀虫正在啮食枝叶啃皮吸汁，似有亡党亡国之势，且不可等闲视之！

目 录

第一章	被丈夫输掉的妻子.....	1
第二章	厂长和情人.....	24
第三章	玩弄圈套的女人.....	44
第四章	金钱的诱惑.....	72
第五章	恶的魔力.....	92
第六章	婚礼时被捕的新郎.....	124
第七章	难解之谜.....	145
第八章	反抗者在行动.....	160
第九章	谁设下的陷阱.....	172
第十章	虚假的明星企业.....	190
第十一章	威胁者之影.....	204
第十二章	奇特的角色.....	221
第十三章	乱伦引起的杀机.....	240
第十四章	神秘的皮货商.....	264
第十五章	权欲的破灭.....	283
第十六章	小偷的奇功.....	300

第一章 被丈夫输掉的妻子

盛夏的夜晚，太原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国营的大商店早已关门，此时是个体户的天下。长长的一条街，摆满了小摊。有卖各种小吃的，有修理钟表配钥匙的，有推销书刊报纸的，有出售冰果和冷饮的，还有算命看相的……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显示出开放年代的特殊景观。他们发出的各种声响汇聚在一起，令人耳膜发涨。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一个披头散发、脸色发青的女人，身上只穿着薄薄的衬衣衬裤，赤着脚，丰满的乳房随着活动的身体而在颤动，撞倒了冰果箱子，踢散了书刊，好象一个疯子，一点理智都没有了。

这里的人有从外地来公出的，有乘凉出来闲逛的，有来品尝小吃或购物的，当然鱼目混珠，也有流氓和扒手，几乎同时投来惊诧的目光，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女人越过大街，进了一条胡同，跑进了挂有“一段二里三号”小牌的打击刑事犯罪办公室的大门，惊动了正在值班的警察文皓，迎出来问：“怎么回事？你怎么啦？”

“我……”女人一时过分紧张，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哇地大哭起来。

文铨见她满脸恐惧之色，断定是遇上了不幸之事，和气地说：“你进屋休息一会儿，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只是哭，就是说不出话来。

文铨知道急没有用，必须让女人的情绪稳定下来，取消顾虑。他搬来椅子让她坐，又找一件衣服，披在她那半裸的身上。这才说：“不要怕，公安机关是保护受害者利益的。请您说一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女人喘息已经平和了，双手紧抱着前胸，颤微微地说：“我叫曲燕，住在东北饭店后面。我丈夫赌钱，把我给输了，输给一个从黑龙江来的皮货商。这家伙要和我睡觉，我说死不干，他就不顾一切地扒我衣服……”

“太可恶了。”文铨怒火中烧，愤慨地叫出声来，又骂了一句：“禽兽不如！”

“那个皮货商说我是他衣袋里的钱，怎么使用谁也管不着。我那个没良心的丈夫，还让我听他的话，不许反抗，便溜走了。我趁皮货商上厕所，跳窗跑到这儿，你们可要救救我呀！”

“你家住址，你丈夫的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

“我家住在四里十九号，我丈夫叫金开顺，貂皮制品厂的工人，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近来和这个皮货商打的火热，不是吃就是赌。”

为了防止疑犯逃跑，文铨抓起电话，通知刑警队，马上去拘捕金开顺和那个皮货商。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个年纪二十五六的年青人被带进来，耷拉个脑袋，象被霜打一样，扑通一声跪在女人面前，哀求说：“曲燕，原谅我吧，我实在没法子呀，叫你受了委屈。”

曲燕哭着骂道：“金开顺，你还是人吗？你连野兽都不如，你该千刀万剐，我恨死你了。”

“我该死！我太该死了！”

文铎厉声问：“那个皮货商呢？”

“走了。”

“他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们怎么认识的？”

金开顺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你输了多少钱？”

“三万……不，是三千。”

“到底是多少？”文铎觉得金开顺不说真话，显然是隐瞒了什么。口气严肃地说：“你不但犯有赌博罪，而且还犯有强迫妇女卖淫罪。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治裁。如果拒不交待，隐瞒罪行，就要从重处罚！”

金开顺已经身如筛糠，不住地抖动，脑门子和手心都出了冷汗。

曲燕证实说：“他输了三万元，不是三千，那个皮货商亲口说的，还欠五千元，就拿我去顶债。”

文铎对这个金开顺非常痛恨。痛恨他没有一点人性，连动物都知道保护配偶，而他却将妻子输给赌徒，并且让那个

赌徒糟蹋污辱，他说：“不管你交待也好，不交待也好，我们一定能把那个皮货商抓住，把案情搞清楚。”

金开顺还是一言不发。

文锆知道案情复杂，不能轻率处理。他命人将金开顺押送到看守所，让曲燕先回娘家暂住。然后打电话向“刑打办”主任于明光汇报了情况，说：“我感觉到这不单是赌博案，好象后面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于明光在电话中指示道：“凭感觉不行，要进行深入的侦查和审讯，通缉逃跑的皮货商，揭开这个谜。这个案子还是由你和李成来办，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我。”

“我听明白了，明天见。”

文锆放下电话，在屋里踱起步来。他和各种罪犯打过交道，凭他那锐利的目光，能识破伪装得很巧妙的坏人。但还第一次遇到丈夫把妻子当做赌债交给赌棍玩弄的人。不过有于明光这样的领导做后盾，他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尽管于明光已经年近花甲，但宝刀不老，他领导全室的干警，连续破获几起重大案件，使隐藏已久的银行大盗，从香港来的故宫大盗一一落入法网。

这个身不伟岸，貌不惊人的老警察，好象身上长着特殊的侦察器官，那器官如同电子显微镜，能看见每一粒混在空气中的尘埃，并有办法将尘埃收集起来，保持空气的纯洁。从外表看，肯定会有人怀疑他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一块儿共事的人才确信无疑。

文锆已近不惑之年，最近被提升为科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于明光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不管遇到多难的案

子，也心里有底。

二

这是看守所的一个小号，大小仅能容下一个人，高墙的上方有个小窗户，抬头透过窗户可见天上的星星。金开顺被关在里面，身子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冷气直往心里钻。

他没想到妻子会跑到公安局报案，自己被逮捕，成为阶下囚。他承认自己不该出卖妻子，但他也认为妻子不该告他，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如今什么招也没有了，只有等待严厉的审判。

他脑子里仍然浮出赌场的情景，本来自已运气不错，接连几天赢钱。可是仅半天工夫，就输得一塌糊涂，他们竟定搞了鬼，使自己掉进去，无法自拔。用妻子顶帐，只是一种策略。他想趁皮货商和妻子发生关系之际，把这家伙捉住，强迫他交回输掉的二万五千元钱。否则就告他强奸罪，没想到妻子坚决不干，结果弄到这种地步。

更使他不安的是明天审讯时肯定会追问他二万五千元钱是哪儿来的，凭他每月六十二元的工资，一辈子也不会有这样多的钱。如果把真相说了，说不定被枪毙，不说又很难找出搪塞的理由。虽然曲燕知道的情况不多，至少能提供不少有用的线索，供公安局去查。即使查不出什么，就凭强迫妻子卖淫这一点，就可送进监狱。他觉得自己是作茧自缚，自找苦吃，想到这儿，不由一阵心惊胆颤。

现在唯一可以减刑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承认，反正近亲的证实在法律上不生效，皮货商又走了。万—

查不出证据，就得放人。

他又想起刚才审讯自己的警察决非等闲之辈，那锐利的目光能喷出火，将自己烧成灰烬。而且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憎恶和愤恨，是很难对付的。他恐惧地看着窗外闪着寒光的星星，意识到处境的不妙，可还是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说。

他在貂皮制品厂烧锅炉，一年要有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干，便和几个朋友们偷着做起买卖，赚些钱，吃吃喝喝，东游西逛，接触了不少人。这些人有工厂的采购员，有个体户，有各种中间人，也有骗子手。都想挣钱，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角逐。

开始，他从广州贩运衣服，卖给个体商贩，挣不少钱。可是好景不长，有的人信息灵通，在当地仿制，速度比贩运快得多，价格还便宜，这样，他就失去了市场，挣不着钱，就不能花天酒地，又不肯靠那点工资生活，便萌生了邪念，出售淫秽照片和图书。没想到被公安局发现了，差一点抓起来，被罚款三千元，使他一下子成为穷光蛋。

他一见到谁发了财，就眼热的不得了，甚至产生强抢的念头，可又没有那个胆量。他越来越感觉到靠工资生活只能永远受穷，他甚至希望工厂倒闭，趁机捞点值钱的东西。可是锅炉房自己搬不走，那些贵似黄金的貂皮，自己连边也沾不着。

他把工作岗位当成排队，烧锅炉就是站了排尾，而在车间里摆弄貂皮，不管是裁剪还是缝制，都是排头。站在前面就可得到实惠，后面就什么也没有。而前排的人已经太多了，拥挤不堪，后面的人体想挤进去。他一入厂就只能排在

后面，他父母都是工人，没有地位，头头脑脑的，或者与厂长有关系的人才能安排好工作。

他记得同期入厂的还有一个郭晓华，也因为没门路，而当了清洁工，现在还在扫大街。

他曾一度可怜郭晓华，一个女孩子，天天和垃圾打交道，每天还必须早早上班，晚晚下班，在别人休息时工作，又脏又累，挣钱不多，还被一些人看不起。

他每看到推着沉重的垃圾车的郭晓华，就觉得工厂对她太不公平。可郭晓华就因为热爱清洁工作，入了党，成为劳动模范，连干部都不想当，真使他难以理解。

每当他看到厂长拿工厂貂皮送礼时，他就觉得当工人太无聊，当领导才痛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既然厂长能送，自己为什么不能偷？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赶不走了。

于是他几次进入仓库，偷出二百张貂皮，卖给了皮货商，得了三万五千元钱。没想到这个皮货商勾引他赌博，又把卖貂皮的钱全赢回去了，还看中了自己的老婆，要用来顶债，出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使自己落入法网。

他和皮货商本是酒肉朋友，来往密切，这家伙钱多的数不过来，如今肯定将钱带走，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吃喝嫖赌了，而自己却在蹲小号，然后住监狱，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也许这就是命运。

一种带有威慑力的声音，在他耳膜中震荡，而且越来越响，几乎能使脑袋涨裂。

一夜他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

第二天，又被提审。

金开顺坐到地中间放的木椅子上，满脸忧愁，显出很害怕的样子，头低下了，看着脚尖。

文铎知道这样郁郁寡欢的人比野性十足的犯人难对付。有些犯人虽然态度恶劣，但并不隐瞒罪恶，只要求快点处理。而这种好象老实认罪的家伙，什么真话也不讲，往往会使侦察中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占了法律的便宜。

“金开顺，你的钱到底从哪儿弄来的？你和皮货商是怎么认识的？”

金开顺头微微动一下，表示听见了，然后再没声响。

“怎么不说话！你是想采用沉默的方式来对抗吗？”文铎声音不高却一针见血地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你的下场更惨。”

“我根本没有钱，皮货商也不存在，是我老婆编造出来的，我们感情不好，也许她想离开我，便导演了这出没影戏。”金开顺用否定的口气说，“你们抓错了人，受了骗。”

文铎不相信他的话，一般来说夫妻感情再不好，也不会采用这种手段。他说：“经过现场勘测，确实有个人要对曲燕施暴，你是休想抵赖的。你出卖了妻子，难道不觉得心里有愧吗？难道曲燕就值五千元钱？这里涉及到很严重的罪行，决非单纯的赌博。年轻人，我们决不会相信你的谎言，收起美妙的幻想吧。”

“随你去猜测好了，反正我是无辜的。”金开顺头埋得很低，声音也很低，但很冷静，一句闲话也不说，“难道妻子赌气告丈夫，瞎编一些事，你们也信？”

“如果那是事实，我们当然相信，而你说的会是谎言，我就不信。”文铎说。

金开顺第一次把头抬起来，看了文铎一眼，说：“那我

就没有法子了，只好等你们抓住什么皮货商了。”这次不轻松的审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金开顺就是那几句话，什么也不交待，而且充满了敌意，好像很冤。文铎几次走到窗户旁吸些新鲜空气，同时在盘算如何让这个罪犯说真话。显然皮货商成为查清罪证的关键。他说：“你自己也知道出卖妻子的肉体是最可耻的行为，可是为什么还要那么干呢？这里面有相当复杂的内容，非常肮脏的勾当。那个皮货商一定能捉住，他不但是个赌徒，还是流氓，有可能还是更严重的罪犯。你的钱肯定不是合法所得，曲燕说你做买卖挣的钱都因贩卖淫秽书画，而被没收了。我想你的钱大概和皮货有关，所以和皮货商有了往来。”

金开顺身子微微一颤，目光瞬间变得惊慌失措，赶紧把头低下，用很小的声音辩解：“不对，我是锅炉工，与皮货商没有关系。”

文铎把每一个细小变化都看在眼里，从金开顺骤变的表情上判断，可以认定是击中了要害，他继续说：“我们会去貂皮制品厂调查，谁都知道貂皮是很值钱的，皮货商比别人更清楚。”

金开顺两只手绞在一起，喘息急促了，说：“你们爱土哪查就上哪查，别没完没了地折腾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

文铎见他精神有点崩溃了，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

果，便说：“带下去！”

金开顺被警察带走了，虽然拒不招供，但是文锬觉得收获不少。他输的钱与工厂的貂皮有关，说不定是盗窃貂皮所得的赃款，而那个皮货商则是收赃者。这样一推理，就有了头绪。文锬决定和李成一块去貂皮制品厂调查，工厂丢了貂皮，一清点就能知道，再审就有根据了。

三

貂皮加工厂坐落在城乡交界处，占地近百亩，有一圈不太高的红砖围墙，很远就可看见厂房的轮廓。

大门是水泥建筑的，门柱上挂着厂牌和明星企业的金匾，非常醒目，不时有车辆出入。

文锬和李成乘坐的警车停在门口，将介绍信递给门卫，门卫见是公安局的，急忙给保卫科打电话，不大会儿保卫科长付乃言迎出来，将他们接进厂部大楼。

文锬讲了金开顺的案件经过，说：“我们怀疑他偷了工厂的貂皮，卖给皮货商，然后用这些赃款赌钱，输钱后卖掉了老婆。”

付乃言觉得事关重大，便去报告厂长兼党委书记柳絮海。柳絮海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不大爱管事，便让副厂长黄德顺去仓库查一查，不大一会儿，就回话说：“厂子里没有丢貂皮，金开顺的案件与工厂没有关系。”付乃言对文锬如实讲了领导的意见。

文锬觉得奇怪，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断定貂皮没有丢？便问：“仓库的帐目和实际数量完全符合吗？”